





倚吳集卷之七

銘

遂昌鄭元祐明德著

吳縣儒學門銘有序

天下郡縣學莫盛於宋然其始則亦繇於中吳蓋范文正公以宅建學延安定胡先生為之師文教之事自此興焉若吳縣學按李宗諤圖經云文宣王廟在縣廨東南今三皇廟故縣治也紹定初永嘉趙善瀚始建學於郡城西南之賓興坊去姑蘇驛不百步其廢置遷易槩可攷矣宋以杭為行都中吳乃三輔近地縣學宜大於鄰邑然負城西隅於地勢蓋甚迫窄更宋迄今累加完緝記刻具在至正十九年郡守海陵周仁縣尹丹陽張經皆以興學為己任觀學之外門日就廢壞乃始琢石為蓮與楹上象日月堅緻聳隋翼以垣墻瑰麗



弘敞稱其為子男學宮之門攝學事崑山盧熊及學之人士咸謂縣之有學久矣未有以石為門者非二侯致力興學不及是也遂為之銘曰

吳邑有學由宗始完宗社既墟學宮則存維學有門聿嚴啓閉因陋就簡蓋已歷世郡守周侯近古遺愛張令佐侯民所共戴琢石蓮楹新作學門石質如玉乎尹潤温未易蝨朽石堅斯久何莫繇是以啓其節勒銘于茲豈特詆言來游來歌永矢弗諼

世壽堂銘有序

古之君天下者歛福於其己以敷錫於天下之人故人有樂生之心無歎息愁恨之苦有壽考之徵無夭闕折傷之萌武王訪道箕子大經大法畢陳之矣而終之以五福蓋以為人君貌言視聽舉合乎天至於思而睿作聖則又無所不脗合

焉人君與天一致而無二則歛福於己者豈私其躬而已哉刑賞威柄惟天是循子養萬民惟天是法舉熙然遊於太和元氣之中甘露之所霑霖祥風之所披拂則其享遐齡躋壽域斷非厚誣斯世也氣錯而薄世澆而滂夫以孔子之聖而不獲歛福以錫民顏子之賢而不獲享有壽考此其扶輿而磅礴者或清或濁或嫩或惡有不可得而窺度也世雖媮甚而王澤猶未竭民猶有享壽祺者然益罕矣故視曩時耆舊有傳者英有會九老有圖蓋如鳳凰麒麟不可復見也已况自兵興以來鋒鏑之下劫燒之餘荆榛骨骸渺莽蕭瑟巨數千里無復人烟兵旣之慘未有甚於今日其幸存而竊活者溝壑是憂又何知壽考康寧之謂乎而金壇張德常適於吳中所寓之室扁曰世壽以奉其父天民先生居之先生今年



八十歲耳聰目明氣神滋王其大父愛山先生年七十五歲而終其曾大父定軒先生於書無不讀於學無不講宋李趙信公最知人將起先生以共事先生知事不可為力謝絕之日與漫塘劉先生實齋王先生優游以終老其卒也年九十有三伯父封剛先生年七十有八至其兩老姑今皆年望九十起居無恙世言壽有種豈信然歟夫承平之日世享壽齡固足以夸艷今天下洵而德常以才幹在吳縣由丞陞尹人稱其賢既能養其父以孝聞又能推其上世耆年夙學以表章暴白之抑亦何備何為而能若是耶豈昔之人當錫福之盛深培厚植不少槩見於世故其世壽若此其未已耶德常今則施之於用而其厚德之積則又在德常也遂昌鄭元祐辱交於父子四十年矣乃為銘其堂銘曰

金壇之山實系地肺山明川媚聿鍾人瑞卓哉定軒道隆康濟歛英弗施當宗之季身躋上壽名高一世有子有孫俱享遐齡天何所聞惟其德馨德馨必芬三壽作朋永言世壽以堂以構壽若有種善培滋茂良耜澤斯種斯穫我銘於櫟雖有秋無斲

石子硯銘

石有子孰孕形知斯石有靈硯之千其齡胤將文鋒世發硯

周尹堂硯銘

予無以潤一邑或蒙潤在茲硯坳是硯定予金石交其或是之殺民不被其澤予視硯愧且外膠又何以解人之朝

箴

進道齋箴

吳人趙子奇名其齋居曰進道蓋取諸老氏之言曰誰有拱



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夫老之謂道不能無憤悻矯激之偏亦烏知吾儒中庸大道之全哉故是齋用言以箴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兩問人物悉具奧妙綱常倫理是道可求不違戒懼謹獨用修斯道甚大尤至精密屋漏有愧於道則數苟欲進之其少懈斯勿流異端毋惑他岐進、不已始終敬慎坦然由之實可賢聖

近思齋箴為高昌傑公遠作

緊入有心孰能無思、而惟一睿聖可期聖徒示訓在思之近譬則升階歛步而進級盡一級學博理窮篤志切問仁在其中始於親、遂及仁民方至愛物由漸以循格言用疏畀爾箴規敢告靈府敬而聽之

贊

韋臯銅像贊有序

案韋臯自為隴州留後當朱泚之亂德宗出幸奉天盜賊滿天下而臯能於此時竭忠徇節斬泚賊奴并賊叛將事聞于朝至建奉義軍節度以旌寵臯賊平德宗還官關名為金吾衛大將軍已而出為西川節度使時吐蕃與南詔不時入寇而臯能用間出奇南詔復臣吐蕃失援西南之民遂獲蘇息德宗累其功加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封南康郡王蜀人德之至範銅為臯像故老相傳大家鑄臯像至與臯身等中人之家又次之雖貧下小家亦鑄銅為小像長僅二三寸許歲時祭拜如神明焉唐亡臯大像莫之見其小像散落民間者至用為鎮紙不忍致毀夫臯一介書生其功煥烈耀竹帛而其小像流傳海宇者何止千百人一是稱之唐韋臯像也夫唐



有天下三百有餘年其臣如臯者固不少然臯像獨傳於世以見臯恩德在蜀之人思臯不忘新舊唐書乃以劉闢嘗事臯竟列闢與臯同傳闢反於臯歿後史臣宜實闢於叛臣傳昔老聃與韓非同傳人猶謂靜躁不同刑德斯濫况闢反叛與臯同傳豈理也哉於是作臯範銅小像贊曰  
猗臯之生本自寒素及其樹立為唐哲輔南詔復臣吐蕃却顧威振殊揆天聲誕布微臯功名坤維幾捨蜀人思臯祖也父也無小無大像臯於治以尸以祝錫之壽嘏唐社已灰臯像獨存世無董狐孰昭蒙昏於千萬年我舌弗捫

張吳令像贊有序

曩予客荆溪主岳仲遠仲遠中表多姻戚若王君仲德其一也仲德以宋閔閔居州市時延金壇張天民先生訓飭其子

弟久之先生德孚其身行孚其人凡溪大家無不敬慕之者於是買田築室請先生挈家荆溪之上今吳縣尹德常則先生冢子也德常日侍其親內而家庭外而朋舊人得其嗜心暇輟讀書講學德業滋進於是德常充然為荆溪之逸民夫何淮甸兵興而荆溪遂為戎首向所謂田園室廬盡為瓦礫德常遂奉先生辟地來吳以才著聞起家吳縣丞由丞陞尹縣遭亢旱焚劫而德常能涵煦以仁恩自非才美兼具能若是乎僕與有世契見其松石小像而喜之為題其上云  
鍾英金壇蜚聲荆溪以孝以友身脩家齊辟地來吳起家佐邑陞之製錦藹乎仁術裁冠野服松石之間逍遙天游良常之山猗欤老先生有此令子尔公尔侯必復其始

俞仲温像贊二首



能讀父書而不迂能盡子職而家腴人知石澗翁易學之粹而不知其令子之非拘儒也幅巾深衣有粹其容敬以持身所謂以道始終者乎

子之先君子學易究源委從衡變化間悉其終與始子克紹其家以敬其生涯甘肫之養溫清之室冬之夜夏之日是謂能孝而有闕乎世教者也晚更事變歸休田廬有孫牽裾有子讀書優游乎石澗之書隱庶幾乎俯仰無愧者歟

孫高士像贊有引

國家以清靜玄默扶翊政教故道家流有所謂正一也全真也雲間孫高士明叔者隱於其里九峯三泖之間讀書績學築草堂三間日偃息其中故雖甚貧用前人苦志篤學名其齋曰映雪手鈔書數百焉皆小楷齊截然有以為無所用於

世視田野闕寂若將終其身於是全真教主關真人號之曰清隱處士夫隱古之人初不擇於清與濁故屠沽負販可謂之濁矣然隱焉曾不異於考槃之士簞舞之人善乎尔子推之言曰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故隱者不以文自章其來久矣今高士曰清隱豈外乎濁哉安知九峯三泖之間田翁野老朴茂純質於清濁矣擇焉遂昌山尚左老為題像曰自吳大帝王江東雲仍如霧莫悉其初終猗欤明叔父屏隱乎葭菼之浦鮫龍之宮而其志則猶在乎映雪夜讀將萬卷羅絡乎心胷是誠其像耶有相斯長矣非其像耶何其逼真而飄乎烟水之上矣譬之郢鼻之斲槩難乎召匠矣

蘭渚生像贊有引

生而負偉異之才傑特之器必不肖齷齪為轅下駒老死而



也人問世固有所不屑為於是欲乘雲御風視蠅蛆消億萬  
起滅何足道哉廼遂棄俗欲與古仙人積精鍊氣以至於  
長生然既曰仙矣惟恐人知之也鍊之冥之中修之擾之內  
願吾身才器雖未能與天地久長然天君期復一念萬年湛  
寤真明百神聽命凡所謂龍虎鉛汞以成金匱而不壞者豈  
區區服金石之謂哉蘭渚生妙悟此理而進此道者也有為之  
畫其像遂昌山尚左老人鄭某贊之曰

蘭生於渚人孰蘭予予惟生如湘纍匪蘭不取既紉之以為佩  
復緝之以為宇纍以忠自沈生方以不死自神速將系萬古而  
一成純是之謂蘭渚生庶幾乎其真者耶

題

題瑞竹堂記

祕書郎白野達公蕙善父守越有治政其喪母夫人於越  
之人乞留葬於越至正七年春服闋其秋天子以禮部尚  
召公北上道吳遂昌鄭元祐送公西出閭門外即驛亭坐語  
匆遽然猶握手論文首言在越時嘗為越僧永師者作瑞竹  
記公自喜是篇誦琅可識也然恨未得見其繕寫本已而西  
驛亭別公去意戀不忍舍乃知其不憚遠由越送公入吳  
者也豈有所外慕乃依於公哉予以驗越人愛公之深非若  
也明日師携卷過予得所謂瑞竹堂記讀之信乎屬詞工而  
思密也夫竹之為瑞豈足以發公之藻思願猶若此其精密  
朝廷之上麟鳳龜龍諸福之物待公紀詠論贊聳皇家盛德  
三代之隆此固迂儒所屬望也而非溢美於公云

題諸體帖



六書垂世於三才萬物之理無乎不具然而取義至精多道  
後之王者世守之又懼其傳之久而亂之也於是命有司  
出考察其文之異者而同之周衰而列國異政鍾鼎銘款有  
出於六書者紛藉然猶不至大失其真也今觀此諸體象  
於戲笑是皆古制不存人自為學其失可勝言哉可勝言哉

題雪雜畫關圖

按唐書呂黎韓公後裴丞相平蔡還朝擢刑部侍郎元和十  
年正月憲宗以鳳翔法門寺塔歲釋迦佛指一節勅中使杜  
竒香花迎之入光順門留大內三日仍送還寺時王公貴人  
及士庶無不傾動布施供養填塞道路公於是上疏極諫憲宗  
大怒遂貶公潮州刺史行至峽關遇雪而其姪湘解后途次用  
賦七言律一詩世所傳誦謂其詩義而有禮夫士生於世出處

兩塗而已吾非乾爪無繫而不食故必出而事君然而出也亦  
必審其時之如何使時不可出固當儉德辟難時而可出而猶  
低徊隱約以獨善其身則又君子之所不予也唐更天寶以  
積衰亂以至憲宗乃始屈已從諫群賢在朝逆賊就剪勃然  
興公於斯時倡文武周孔之道以事其君遇事不諫則上負  
子下負所學故雖暫斥一時千載之下學者仰之如泰山北  
何則由其出處惟道是從無可貶議者也世之君子觀此圖  
慕公斥逐於憲宗之朝是君有可引於道之資公之諫非肆  
而言也又當觀公平日所以持身守官者皆盡其道而後可  
諫其君也不然則是朝不坐燕不與始可全身遠害而已耳  
知出處而曰安榮而無旤則又皆公之罪人也

題楚州尼真如十三寶記



先儒謂天以形體言乾以性情言帝以主宰言蓋皆以理言之也然所謂帝有非視聽所及見聞豈以紫金為闕玉清為宮紅雲一朵之中冕旒衣裳百億侍真森羅擁衛以掌冥權禍淫福善以主宰於億萬千劫之溟滓寥廓其可也哉唐寶應元年夏四月也真如見五色雲中有人接尼登天見神人若天帝以上所言十三寶使携以下人間厭鎮兵戈腥穢之氣使其

寶誠足以鎮禦世難則玄宗宜享高壽不應遽崩而肅宗亦繼之以物故於時祿山首叛構兵史思明連禍尤慘使其無有則不應改元改縣以紀瑞也然唐自玄宗尊崇老君為其始祖每詔下郡國輒言老君降又言得老君真符其事抑亦可恠矣宗范蜀公作唐鑑不直斥其妄而但歸罪於肅宗儒者據經義以為言扶植世教意於子不語怪力亂神司馬公作通鑑欲世之人取鑑於理亂興壞故真如得寶六皆備書其旨微矣今平江路總管周侯信夫寶應人嘗得寶圖石刻恐後泯滅奉藏縣之崇真觀開山道士曹君執善為侯鑄之石侯由淮入吳徧歷清要莅官臨民謹愿恪實吏畏民懷逮所謂無言不讎之君子也其於是記殆亦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之謂歟

題表通甫詩



今集慶昕公向年客南屏單思文字視明教寔音不啻方鳩過也故論議詩與文蘄少許可獨盛稱吳人表靜春先生所為詩清麗秀潤數十年所無有某已驚掉而昕出先生詩讀之恨不多見而昕言已足信及來吳先生之子泰仲長與僕相友且已集先生詩若干卷刊行因盡得先生而昕之言益信此卷先生手澤仲長寶藏者鮮于君首題直以杜拾遺黃太史並言黃從杜出其間不可分寸亂鮮于大手筆而其言如此蓋有所見爾昕公今為天子祠官言論重當世某問巷賤士不足知先生故托昕推重先生之意於後而歸之仲長云至順辛未四月書

題石澗書隱記後

鄉予入吳時吳中老儒先生尚多存者潛心於經傳無意於利祿仰館授以自給托筆硯以自怡峩冠襃衣非書史不譚非理

義不由若俞石澗先生蓋一人也先生於書無不讀而尤潛心於易其為註成書而先生物故今幾三十年而先生之子玉將以易說刊行於世且建石澗書隱於采蓮里有花卉竹石園池室廬真稱隱者之居焉嘗謂易有消長之道始予入吳民負貴相雄無幾何時而消息盈虛若夢中事願欲如先生有子有孫又能世其家而不墜要非先生劬躬厚積不能若是也里人陳君子平為作記文字齊截可喜故某書其卷末如此

題兩伍阡表後

自兩淮兵興中吳雖粗完而飛芻轉粟軍須百役無畧刻停平時文物視他郡粗勝今則索然矣况淮東戰區積骸醜血其人士奔逃流落之餘喘息且未定而兩伍張氏家其孫天永挺身而來避地常熟扣門請見以禮部負外郎余君廷心甫撰其兩



伍阡表視所書則予故人宛丘趙子期也讀之乃知其家一門  
五世詩禮克紹由文儒顯筮仕于朝雖更亂猶乞言于人表  
章其先德夫以中吳尚完文物已不逮昔而天水顧拳其世緒  
自匪身更百罹不忘其先者弗能爾也當趙宛丘後書阡表迨  
今十年矣為至正十五年乙未秋八月丙辰識

題良常草堂卷

荆溪王仲德以故宗將家子孫博古嗜學延致金壇張天民先  
生於其家德常蓋先生子其父子績學能以其道行於荆溪荆  
溪之人為其父子買田築室居甚克設無朋從枉訪仲德必過  
德常飲酒賦詩蓋極一時之盛卷中所謂良常草堂者德常扁  
其室示不忘金壇故居日接良常之山也俯仰廿年不惟當時  
朋以大半淪落而荆溪更世變鞠為丘墟仲德亦避地去鄉土

故獨德常父子僅存全其家於中吳而德常以文學起家今為  
吳縣尹予與德常最友善觀畫誦詩感念存歿為之慨然

題薛真人誄文後

玄卿向留吳雋斯文契誼數相從已而還山中詩文日已精行  
業日已高且謂余曰今奉爾書領教事往杭之佑聖觀子幸一  
來豈料玄卿遽沒於山中也耶鄭無用出杭仙儒張伯雨為之  
誄三讀其文而悲之若玄卿者方且於古之博大真人游於太  
微之上夫豈言語文字所能贊美哉

題復見心清江行卷

見心携江西友契詩文一卷入吳中讀之所謂幽然而先蒼然  
而古者皆具有焉近日人情薄至以詩卷送人不異土產風物  
然可讀者蓋甚寡由索之者非具眼故雖塗寫滿卷令人嘔惡



見心雖彙門其於內外學高出人表宜其所貯皆連城夜光云  
跋

大戴禮卷後跋

漢儒傳經雖未必盡純而其間多可采者若大戴禮是已按漢書儒林傳戴聖字次君嘗為信都太傅今大戴禮乃題九江太守戴德撰宋宣和間山陰傅崧卿蓋已病其訛謬以為世亡漢史而大戴德獨傳後人詎知德為信都太傅歟其為書凡十二卷摠四十篇隋志亦以為十三卷而夏小正別為卷唐志但云十三卷而無夏小正之別至傅氏釐析經傳始可讀然今不敢鈔入傳氏說懼紊舊章也若崇文總目則十卷而云三十五篇者無諸本可定也或謂漢儒得記禮之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聖又刪德之書為四十九篇謂之

小戴禮小戴為人見何武傳此所不論然大戴禮首題三十九終八十一凡四十三篇中間缺者四篇重出一篇其不可復見者則三十八篇故不能合於八十五篇之數其缺者既不可復見抑聖取以為小戴之書歟其間禮察篇與小戴經解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同勸學則荀卿首篇也哀公問投壺二篇盡在小戴書然其諸篇亦多可采穎川韓元吉在淳熙間得范太史家本校定蓋謂小戴取之以記禮其文無所刪者也若夫取舍保傳等篇雖見於賈誼政事書然其增益三公三少之責任與夫胎教古必有其說否則不應有是也至於文王官人篇則與汲冢周書官人解相出入夫汲冢書出於晉太康中未審何由相似也若公符成王祝辭而稱陛下於考古何居餘諸篇先儒取以為訓論者謂其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命嚴禮樂之



辨究數度之詳要皆有從采第不可致詰然其書度越諸子也  
明矣海岱劉公庭幹以中朝貴官出為嘉興路總管政平訟理  
發其先府君御史節齋先生所藏書刊諸梓寘之學大戴禮其  
一也遂昌鄭某向嘗學於金華胡汲仲先生之門每以諸生拜  
御史公得聞緒論上下數千載覺忘倦而公不究德故始發於  
嘉興公以其嘗承教於御史公也故授其識之卷末云

跋聚星樓卷後

記中五君子者皆布衣時某俱得內交而友之者其交情疏密  
雖殊顯晦亦異然不諂不瀆其始終則一也吳蘭陵手寫詩文  
一卷以遺某以貧而屢遷竟失之論其所學方當大用豈意其  
最先卒柳東陽以七十之老赴召北上居無幾客死于京子長  
與某同庚聞其赴召至錢唐而疾作甫及家而逝今歸然如魯

靈光高卧武夷山中則杜徵君也雖時有書問知動履然不面  
已十餘年惟黃侍講前年召赴都去歲辭疾與告南還中書端  
遣使趣赴關今春劉張掖降香南鎮而道吳也聞其老而強健  
今敬德之樓居溪山宛然題識仍舊然復欲得五君子者登臨  
笑樂以合弁於斯樓之上蓋斷然不復有矣今年至正庚寅也

蘇文忠公怒察帖跋

觀文忠公怒察帖辭簡意真猶有晉宋間風流餘意豈若宋末  
年繁文陋書為可厭哉

跋雲笈七籤卷後

莊周氏生哀周所著書於道有獨見豈諸子所能彷彿哉蓋其  
時六經非有所表章也而其言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  
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後世鴻儒輩出不能



易其言也至其論列墨狄禽滑釐鄒衍田駢慎到惠施鄧析公孫龍之徒皆掇取其言以折中其是非舉無所逃於周之獨見至論古之博大真人則推尊老聃閔尹然其謂道則不過悞弱謙下為表空虛不毀萬物為質若所自序則曰死與生與天地是與神明往與茫乎伺之物乎何適萬物異羅莫足以歸周之言若此非超然有卓見於腥腐之末世惡能若是哉太史公當其興欲上繼六籍成一家言然是時學士大夫更坑焚之後播其武固乃局於春秋內外傳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所為迂惜博不足也然而迂能有見于百家異同之說析而為九流獨尊道家氏之學以為無為無不為又曰神大勞則竭形大勞則神形離則死迂之言如此是君有見乎修鍊葆抱以固其

形神者故西漢二百餘年間英雄卓特之士皆有取於黃老之學要皆迂有以啟之也今其書所謂道家者流之學雖不能盡見其純全然祠竈方藥所由始醮祭祈禳所由終蓋班可得而元矣由漢迄晉魏以至于唐昧其本而惟末是求忘其大而惟細是適於是改年以為太平真君任道而為山中宰相却兵而禱於大道構亂而結於諸方其極盛至于唐推其祖為混元上德受其階為三光高明其英偉人君傑特輔相服食丹劑佩授錄攷之史冊綿不絕書更五季離亂至於宋之初興與高道地特之士僅有希夷先生未幾而張守真之徒出逮乎真宗崇奉天書以王文正之賢猶不免况王欽若者乎時之人以時君所崇尚也悉其聰明竭其聞見網羅六合之大搜剔群物之細幽之為鬼神明之為禮織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研



極乎三才萬物以著道家之為書所以中人君之欲首世尚之  
大蓋莫備乎雲笈七籤之為書道家者流崇信之不異乎天真  
皇人按筆以書之盛典也於是尊之度之列於飛天法輪祕為  
琅函寶軸更今四百餘年矣能讀其書者蓋甚寡而况於校讐  
手寫者乎而李虛白高士素有志於學仙也手寫是編凡若干  
卷字結體適密終始端慎曾無錯漏其用心抑亦至矣繕錄既  
完南走武夷山中求杜徵君為之序徵君所以稱道之者疊々  
不絕而予與徵君交契非一日徵君既許予若此則予也安得  
以蕪陋而不為書以繼徵君之卷末也哉

樂

書

與張德常 二首

僕贊郡無補深有媿於左右方圖念欲以瑛屏黜又蒙移携李

力薄志劣何足堪之第以稍遠教音為千萬恨伏惟坐治之餘  
動履東適深慰深慰今因顧仲雅到州之便謹用附狀問起居  
僕亦自是行矣仲雅道合氣冲才勝於昔者欲為把茅蓋新之  
計令人忻羨會間必自見之也

比旆將之嘉定連日阻雨不得追送然朋友間以詩以序其所  
以頌遺愛揚令名播德馨可謂禿盡老筆也已早晚鏡諸石如  
馬令皆有嚴尊皆有學問何其酷相似也且聞下車之後一州  
之民蒙被膏澤驩聲洋溢想見儒者治効非俗吏所可企及秋  
高氣清亦欲拏扁舟至海隅以觀新政未審雅意如何州西隱  
寺一老僧可中庭今示瘳久矣其生時待僕甚厚至今塔未有  
銘望閣下發揮其徒不可沒沒其聲光也舊友翟文中外仕官  
以笑庶謹有學今避地在界牌之綽墩將飢死悶下能屈致於



治就學月給廩以活之亦盛德事之一也秋向涼百穀時熟惟厚愛以膺大寵不一

與杭州路廉宣差起咨褒封岳王書

某老矣每自念先大學士忘其齒爵德以下交閭巷之小生不惟溫顧之而已其所以勸獎成就之者銘感心膂更百世其能忘之哉閣下以名門世胄敷歷中外遂爾秉麾出鎮錢唐某自恨孤貧動身如拔山徒極傾企而已故宋忠臣岳武穆王其墳墓在杭西湖北山更今二百餘年矣岳王勲烈在旂常忠義在海寓姓名在竹帛閣下以文儒世家能言之能白之今岳墳主僧可觀者念王為忠臣烈士而求朝廷褒封祭祀之典缺焉自非閣下勇往作成則王平生何以著顯於天下江浙省掾史宋懷玉於是事嘗殫竭其力閣下試扣之當知某言為不妄時暑

尚矣望石子愛為國自重不具

與烏程干壽道明府

某罪逆餘生本不可詳姓字上于几格然性賦蹇直見有義激于中者輒欲布憤懣為當世大賢告某舊居杭西湖西與岳鄂王墳寺百步而近故知其事為詳寺久廢於庸僧今宣政院劄差一僧可觀為住持寺有田七十畝典賣在烏程兩鄉豪處幾十餘年亦嘗數遍經官俾歸此田而至今拚為己有愚竊謂胡安定先生之墳得先生而後歸正今忠武功德正是忠臣烈士載在祀典者而何物鄉豪乃敢據其先朝所賜田自非儒者道義憤激幾何不以為迂且誕者况典寺田自有通例深惟先生公明所照不孤此意耳干瀆清嚴殞越待罪伏乞尊照不宣

與歸安牟景陽



某頓首陰山先生閣下前日聞長令即入吳以不獲一見為慚  
人從吳興來者輒能誦閣下治政之美清剛堅決百里遺民蒙  
被潤澤者和風甘雨既及凡物可勝既哉某兀中吳閭巷間無  
足為道者茲恃雅度輒有白事杭州褒忠寺忠武岳鄂王香火  
院也有田在湖州久為人所據今主僧可觀為住持欲經理之  
寺久廢而觀甚貧閣下念鄂王忠烈出力為理之亦盛德一事  
也冬間欲望履履未審可動身否伏乞尊照不次

前以岳忠武褒忠寺主僧可觀訟田事曾具記上陳典籤氏繼  
而此僧來備言閣下見義勇為已為復得廿餘畝仰見盛德之  
至官為地下枯骨復其烝嘗功德何量耶因自念某生岳墳之  
西方其幼也目擊其廢稍長鼓篋從旁一故宋老儒讀書又見  
江州岳氏及宜興仲遠之家圖興復之已而先人之廬不自保

比入吳固知墳與寺之盜墜而廟貌香火一朝委地也舊鄰有  
來吳者徃能言之言之未嘗不淚下也夫淚下者豈有所為而  
然哉秉彝之心忠義之激不能自己耳僧可觀雖愚戇而能強  
力為忠武晨香燈夕之謀夫豈偶然哉天於忠義之報必陰有  
以相其衷者以故忘其犯分輒書閣下閣下平昔忠義激烈德  
望孚人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茲舉也上當告于分司下必告  
于路官使其田盡復則觀且將紀公盛德刻之堅珉置之忠武  
祠下使萬世永久不朽夫豈一時拘者所能與哉情辭迫切  
伏乞照恕不次

與烏程張元明判簿二通

去年嘗一再辱書有自吳興來者輒能言閣下持官持身冰清  
玉剛文穆公有孫矣英聲茂實夫豈久淹簿領者當拭目以俟



茲特雅度輒有白事杭州褒忠寺宋以祀忠武岳王有田坐落  
貴治久為土豪所據今主僧觀者將經理之寺久廢而觀甚貧  
閣下能念王香火載在祀典肯出力為理之誠盛德一事也柯  
博士近於九月初還吳觀遣人求書述以故柯公不及作書勿  
訝勿訝未由會晤尚幾厚愛侍奉吉慶不次

前日來吳不遑款一餐皇恐逮今岳墳寺僧可觀者備言閣下  
德政之醇美可慰且言忠武王贍墳薄田雖已復得而無所執  
證慮及久長必得湖州路一宗文據則其田畝將來始不為強  
有力者所轉移也於是觀復至雲川有丹丘書與何節推可以  
為其緩頰處完而畀之忠武有靈未必不鑒照在上也貴邑王  
大尹三月間在吳亟於賈治安縣令坐間相會不敢易作書倘  
會仲穆節史仲光博士德茂教授皆為致敬幸甚

上達監司啓

恭審輟講金華出司水監屬使節於漢室之老豈惟明農驗田  
峻於幽詩之章莫先徂畛宣息言則魚鼈咸若論人望則草木  
知名歡騰隴畝之間喜溢江湖之上而迺扁舟適越意欲臥夫  
東山一札來吳息益隆於北闕蓋進退一循乎義命則身心倍  
切於聖賢况憂國丹誠水萬折而必歸於海律身清節月孤朗  
而不翳於雲故能屹砥柱於中流振高風於末俗况詞源決三  
峽之漲理窟搜萬殊之同任道若韓而無其貴富之欲立朝似  
范而有其憂樂之惛既悉其忠以事君不遺其暇以游藝交柯  
玉樹補石鼓之殘垂露金莖發鴻都之秘人有其一已足尚公  
兼其全若無能方且知無不為益加卑以自牧用是入參鈞軸  
夫豈久淹水衡某栖遲中吳困頓下土老牛舐犢願豈望其代



耕鳴鶴在陰亦非圖其繼和第惟衣食之計難忘父子之情使坐視其飢寒實所不忍兼自厄於困窶何由克全既濁質不可以業儒茲苟啻乃從其為吏便蒙龕合之祿能無榜笞之憂事急目前慮拋身外旁無蟻子之援難似登天使有鼠壤之餘亦堪為地其如貧病凋落不可裁時生成平時友朋公然以貨而效其科缺上界官府明秉以心而昧其從違譬逐兔而疾足高才似聞鴨而神槌毒手天乎此若命矣何言自非恭遇監司內相白野先生閣下吾道丕基斯文元氣視顛連之無告不殊痛苦之切身識理亂之未形洞灼幾微而敷政某素聆緒論茲睹末光敢云蘇章之二天實希伯樂之一顧編摩雖淺依庇則深謹再拜具啓以聞伏惟鈞慈俯賜鑒念謹啓

再奉監司達白野先生書

竊觀洪範皇極之所建上有躬行之實下有觀感之化使天下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舉莫不於此取則蕩然天下而由會極歸極之道夫豈外於其時君相之一身蓋君相者裁成輔相乎天地以左右乎民是之謂造命而不由乎命所造也職是之故老者以安病者以養顛連困悴者有托羶昧無識者有教愚而可進於明弱而可至於強久之蓋亦莫匪可官之人可封之俗也某不幸生而家甚貧右臂在襁褓為乳母悞出其骨骸致以父兄之教在髫髻時即知向學雖隻臂不免薪水之勞猶未嘗頃刻廢讀誦稍長從先生長者講學禮薄如束脩不得行乘壺牽犬不得舉多竊從弟子都養之末以聽遺言緒論年將冠於六藝百家之言粗嘗涉獵今河南者衆知政事宛丘趙公念其力學蒙招於其家日夕講論月得脯金以資養親行無完履卧無完



衾則於文詞努力師法先秦兩漢名家者流支作而亦不敢出  
恠竒僻澁之言而必要於和平雅淡之歸未覺名稍動人自浙  
以西室僅有餘者延訓其弟子蓋年及壯而尚未娶藉知愛割  
衣中之羸為娶吳下貧醫之女遂連得三兒獨長兒身存餘皆  
病闕食指加而家益貧去冬趙公為國子祭酒雲中李公仲贇  
由湖南憲除漕府萬戶辭京之日趙公躬至其寓道某子蓋補  
小吏以糊口而贍親李公以斯文之故比下車即過某之僦居  
而以趙公之言告於是兒倍荷李公及今漕長章公成就之也  
於四月十三日遂押指揮下鎮撫所令於十月俟所吏願油滿  
缺收補豈料李廉使一旦棄官北上有平江富人子程丙者厚  
賞托該吏別押指揮撓小兒名缺其深自惟念貧病若此苟非  
趙李二公垂念斯文則信見區所吏夢想所不到今以二公之

故印押公文昭章明白以發行矣不識何故而程丙者迴轉  
移乃爾撓奪<sup>六</sup>禍念病廢老生於六範六極所謂病憂貧弱者也  
趙參政李廉使皆以太平盛世 聖君之賢出歛時五福以錫  
庶民為心也於是造就小兒令得龠合之祿以養其病廢殘骸  
今缺期在途而乃見奪於富家小兒然此不敢自默有孤趙李  
二公之厚德也於是上告脫能宣布聖君賢相歛福錫民莫先  
於寃者獲吐屈者獲伸貧老無販者獲有所養是則閣下之任  
也不揆微賤上干鈞嚴進退之間皇汗悚仄

疏

虞雍公誅蚊賊刻石疏

宋丞相雍國虞忠肅公嘗作誅蚊賊內傳後公之六世孫翰林  
侍講學士以文儒顯既告老還江右而白雲閣上人與之有舊



自吳訪之於臨川蓋雍公集舊嘗刻於蜀而版道毀學士後雖貴而雍公集求之不得竟不復刊學士之父參政公大德庚子歲亦嘗至浙物色雍公集竟不可得而僅於道士侯頤軒處得誅蚊賦稟然竟藏於家上人以此賦稟為請學士為篋篋取讀上人曰丞相真蹟不敢望得學士手書一通東還吳則幸矣學士遂為草謄錄而仍記顛末於賦後上人念學士詩文好事者已悉為刊版若雍公之功業雖不繫於文字有無而誅蚊賦僅存耳無聞江右近經寇亂百不一存於是上人欲以學士所書賦勒之金石庶經久弗墜而上人老矣力弗逮迺以此賦歸於公之八世孫戡字勝伯者俾刻之勝伯亦績學克世其家以世故棘蘘益貧困固宜寶而藏諸而猶慮夫泯而不傳抑亦負上人之意敢以是干諸好事君子見助焉則賦刻諸石無難者矣敢請至正十七年秋八月拙書

重建岳鄂王祠寺疏

杭州路西湖北山褒忠衍福寺伏念故宗太師忠武岳鄂王忠孝絕人功名蓋世方畧如霍嫫姚不逢漢武徒結志於亡家意氣似祖豫州乃遇晉元空誓言於擊楫賜墓田於栖霞嶺下建寺祠于秋水觀西落日鼓鐘每為聲寃於草木空山香火猶將薦葵於淵泉豈期破蕩之愚頑盡壞久長之規制典祊田隳佛宇春秋無所丞嘗塞墓道揭神棲風雨遂頽廟貌鶴鷗夜啼拱木躑躅春吐斷垣淚落路人事關世道蓋忠臣烈士每詔條有致祭之文豈狂子野僧撓國典出募緣之疏望明有司告之臺省覲聖天子錫之珪璋褒忠義在天之靈激死生為臣之勸周武封比干墓事著遺經唐宗建白起祠息覃異代下均士庶



咸共見聞謹疏

追薦故元帥達公亡疏

斷賊拚死人臣之大節凜然請佛證明朋友之交情痛甚竊念物故中奉大夫浙東道都元帥白野達兼善先生以科名甲天下以行義著朝端潔白之操寒於冰霜清明之躬炳乎日月切磋斯至殊有得乎聖心敷歷雖多不少罹於官謗使久居廊廟必有益寰區柰京觀未築之鯨鯢綴魏闕孤鶩之鸞鳳身後纔一息能續蔡中郎之傳眼前方百罹誰念顏杲卿之死某托交最舊慕德如新慟哭西門羊曇之淚如洗蹈死東海魯連之恨奚窮匪依憑覺皇曷薦揚烈士伏願英靈如在豈但毅而為鬼雄幽爽不違要且張而作人極以助神當代以增光斯文  
僑吳集卷之七

僑吳集卷之八

遂昌鄭元祐明德著

序

思賢錄序

宋自祖宗以來容受直言鼓勇士氣故鄒忠公以其師友淵源之學脩身慎行正色之朝以為天子之職莫重於擇相哲宗不惟其賢而使章惇柄國故抗疏極諫又以為君有過舉莫重於夫婦后妃之間當哲宗朝孟后廢非其罪又上書極諫於是連遭貶斥炎烟瘴海萬死一生而公處之裕如非公天資學力不移於禍福利害不懼於刀鋸鼎鑊其能力追前修垂範百世乎徽宗嗣立首用蔡京其誤國又有甚於惇者當即位肆赦故公復得生還當是時君心既迷於奸邪國政日淪於荒謬公賚志垂歿猶以國家為念是與司馬文正屬纊之際何以異哉公既



返葬毗陵其墟墓易世後松楸殘剝幾至蕪廢郡士謝子蘭深  
惟毘陵公父母之邦也流風餘韻所以漸被鄉邑者當宗之正  
毗陵獨城守不下雖其民殲焉要皆公忠義使然也時既平矣  
典禮修且明矣而忠臣烈士烝嘗不續丘壟不完祭田不復何  
以敦勸臣節於是再三懇於官一如子蘭所請子蘭又哀錄公  
存歿始終片言隻字無所不載凡若干卷謂之思賢錄夫宋以  
仁義立國其家範端凝非漢唐可及方孟后禮成身宣仁后宣  
仁固已知其賢且識其將為國家當禍難使后不廢且亦從二  
帝北狩后得脫身渡南左右高宗享國江表禍福倚伏有難明  
者若公忠諫大節則不繫於此云

荆南倡和集序

向予客荆溪岳氏家而梁溪徐元度延於溪上梁溪非有高山

深林若荆溪之宏邃也然其人士之美不減荆溪故兩地數相  
往來吳人周履道讀書學久矣其館授亦嘗與予相近大為  
短章所以示予者顧已駭人令人畏服別去六七載復相會于  
吳自罹變故來心目昏耗坐語久猶未識為履道也以小帙示  
予讀之始猶未以為奇絕玩味朗誦愈讀愈奇其優柔含蓄非  
自其性情與道脗契蓋弗能若是也視昔所見迥絕不相似論  
知履道更亂離與其友而孝常游荆溪間邃之為谷厓泉石深  
之為洞壑葺之為岩巒幽之為林壑敞之為人烟聚落二子者  
窮幽極深一草一木蓋無不入於其所賦詠者柳子厚久居夷  
陵不辱世用於是極山水之勝發為文章其名遂與山水相久  
遠今二子身遭百罹願能登眺遊覽氣志不少挫抑長歌短吟  
鏗金擊石二子者謂非奇絕之士可乎顧予老矣不得與盤礴



徒誦其詩使人傾企瞻望云耳

送丁希元序

淮西公告老於朝 天子不允召拜翰林學士於是公乘傳入  
覲而以其甥丁希元從公與希元皆幹端國人幹端與國朝地  
若犬牙錯列去江浙二萬餘里希元初侍其親讀書江浙間稽  
經質疑問學大備使對策大廷其取必右選若探囊發所素有  
曾何難哉會舉選暫罷人惜其學成而時違而不知其蘊用以  
俟時也今淮西公於玉堂清署從容獻納者紬之於心熟矣科  
第其能久輟乎然則希元富貴其所固有若夫期待希元者則  
豈區區富貴之謂乎吾老矣異時擁幢蓋而南也下士忘勢能  
如淮西公則必款予於畎畝之間矣問焉而以言其功名所成  
就要豈無以語我者希元其知所勉夫

送倪中愷序

向在杭識上饒祝君蕃遠父時方設科取士而元祐獨取周秦  
兩漢間文朝夕諷讀之法其言為文章以示他人漫不省獨祝  
君與宛丘趙君子期恒嘖稱善然不能自審其如何夫以某  
之孤窮而二君之卓識偉行其不阿某必矣二十餘年之間趙  
君繇高科顯于朝祝君嘗鄉升今為番禺郡博士獨某子江海  
上僻學不可售於人人至指目相笑訕甚矣其習之迂而命之  
窮也去年秋中愷自昇來吳鄉嘗從祝君戶屢聞識中愷夫以  
君學行之純明其從游之懿美斷可識矣然於中愷竊有感焉  
自道術為天下裂學者膠於訓詁章句於是聖賢心術之精微  
愈近而愈違愈合而愈離中愷獨能得於師之說身從心乎言  
逆行乎故能慥慥一致以自達于坦坦之途今中愷挾其有將



上京邑以其師之相予也須一言以贈其行元祐窮甚矣亦何  
取於其言哉入朝見趙君為某言曰使老視君於大山豐林僅  
私泚其徒耳孰若使之泚天下之士哉昔宗胡安定先生其門  
人高弟用之畧盡而先生之道益尊故曰違視其所舉於中愷  
之行也能無望乎

### 送顧定之序

顧於吳為著姓自丞相肅侯而下代有聞人至虎頭將軍用文  
藝擅詩名而世獨稱其繪畫至今吳之士風流文采既非他郡  
所能彷彿若夫江山人物竹木花鳥點染之而英華發披拂之  
而精緻具其繪事精妙又不下於古人是則流風餘韻漸濡涵  
煦夫豈一朝一夕哉今顧君定之讀書績學既已熟之於父兄  
師友矣至於游心繪事則雖老於丹青粉墨之間者莫不推讓

之夫以定之才俊如此使不由門地其肯落拓不為斯世之所  
用乎而定之用其先府君松江府判蔭省檄一再徵為巡檢今  
取任蘭溪之某處夫蘭溪之為州也山清而水深定之警邏之  
餘於登臨之樂得溪山之助發其才藝聲而為詩形而為畫孰  
能禦之定之尚益培其素植以入仕于朝行且為名卿於當世  
區區巡捕夫豈久淹定之者哉吾其俟子於東門之外矣

### 送王季楚序

至元三年春正月越人王季楚侍其父節推君上京師節推君  
嘗為海漕府經歷漕府治吳下君從政一切本儒術所至人愛  
戴不忘其道吳也父子恂恂舊嘗與往來者雖畸人道士亦具  
杯酒肴蔬相勞苦意則願其須臾毋行而暫留也則又相與為  
歌詩以攀戀之而屬元祐為之序元祐廿載前曾以諸生拜其



大父水南先生於杭矣今為序以餞季楚元祐惡得不衰且老  
哉水南先生長身寬衣冠巾紓德容于望之如貞松峭栢棟梁  
器也而匠氏淺拙莫之識焉吾固知其後之人才美之無度也  
於是節推君用醇德大其家而季楚諸昆季說林警敏好學則  
是王氏詩書之澤善慶之報方來而未已者水東注而日朝出  
也其可量哉京師人物所萃聚季楚觀邦家之光覽都邑之會  
發其家學以成功名余老矣時從尊公講道會稽山水間季楚  
其亦有以語我

送蕭天祥序

永嘉蕭天祥將赴蕭山縣學教諭蕭山越屬邑聞其地僻左而  
民醇今之妄庸人為學官者相屬也夫以天祥之學業文采乃  
始教諭一邑其邑之人士固幸矣然元祐亦以為天祥幸焉其

幸何也蓋古人道無常師而況誠其可師者哉鄉年韓有道先  
生入吳元祐嘗以諸生拜先生矣私自念自後子弟都養從先  
生而學焉其曠無聞亦何至於此也竒窮百憂莫之能遂其不  
幸孰有甚於元祐者今天祥教諭於是也而先生以文獻故家  
家於越之郡城數世矣元祐不識蕭山到郡城路幾何道夷險  
如何縣學事繁簡如何竊為天祥計縣去郡必不遠縣學事必  
不至於太繁劇也誠能謁告邑宰時徃從先生以講討六藝百  
家之言譬之遡江河之支流其委系非不廣且遠也然終不若  
一窮其源也三年之久天祥其復相見於吳也學官年勞不足  
言其有聞於先生者山增高而川增深也萃乎其太山喬嶽淵  
乎其溟海之無窮也學官云乎哉請以為贈

送呂惟清序



宗丞相呂文穆公以厚德兩入相及大小申公相次柄用致宗德業偉耀如兩漢盛時逮宗將亡而文穆子孫生武勇將帥如武忠兄弟起田間秉旄鉞赫然以功名顯著于天下武忠薨而權姦誤宗滋甚於是武忠之子平章公以襄漢歸國方是時藩屏之臣陷身重圍百戰死守五六寒暑天心變於上人心變於下故如節之上六以為苦節貞凶則其道之窮身之不幸豈獲已哉余生晚不及見內附之初年敏自髫髻時待先生杖屨往往能言武忠之善戰平章之善守權姦之骨不勝誅季世之遺才興王之良佐有未易一二言者予齒日以長於杭吳昇諸郡喬木故家猶有存者時見呂氏子孫珠玉錦繡之習輿馬聲伎之奉留予自而在予耳者今猶一日也無何歷稔既久草木之枯榮不同浮雲之變閃迭異迄今余已老始識惟清於中吳惟清

之大父宣慰公平章之子也方宋有國時呂氏之貲業何可以筭計今皆淪落傾謝而惟清自幼好學六藝經傳百家之書蓋無所不觀而能絕意於進取勵志於窘隱寓吳城而居幾十年日從薦紳先生游一朝詣予別其言曰家有薄田在蕪湖而老父以隱約居湖上茲將歸耕以養父讀書以明理庶幾乎古人耕且養子將何以語我余謂惟清生宋季使享世祿顧何暇於學宋亡而家之貲產能令賢者損其志愚者益其過亦何暇於學茲惟清澡身若寒士養睿如愚人而能歸而畊且養磨礪其志不少退則問學之成斷可卜矣更十年而余暮齒獲尚存且將訪子於湖上其有於聖賢學術之精微幸勿靳以告我

送趙克上序

自仁廟設科取士更今三十一年初慮科舉久廢士習不同於是



河南省三歲貢士裁七人視湖廣則少矣視江西則尤少視江浙裁三之一今更一世累聖繼明河南為國家內地其歸版圖甲子两周于茲亦恬不以為惟夫河南為國家內地其歸版圖甲子两周于茲矣自昔士之成文武之才就道德之實者三代以降槩多出於大河之南顧至于今而士氣踈落乃若此涵煦而生植之者可不深思其故歟洛陽趙克上久遊吳楚間今秋將歸試于河南夫以克上積學之淵懿其登巍科縻好爵蓋有所不足道然不知克上斤取爵祿而已耶抑將建明於朝以父祖鄉黨之國表冠禮樂之地深思其故而達其道將何以而俾之富庶有方教養有道尚庶幾於先王詳內略外之意哉克上異時勉之今其歸朋舊賦詩送之者凡若干人而某為之序

送徐元度序

至正四年三月

周以后稷興故其子孫有天下於郊廟薦饗其功烈而被之聲詩者一是以農事為言我朝起朔漠百有餘年間未始不以農桑為急務欽惟世皇東征西伐豈知東南之稻米然既定鼎于燕有海民朱張氏設策通海運用海艘趁順風不泝旬而達於畿甸其初不過若干萬興利之臣歲增年益今乃至若干萬於是畿甸之民開口待哺以迄於中州提封萬井要必力耕以供軍國之需如之何海運既開而昔之力耕者皆安在此柄國者因循至於今而悉仰東南之海運其為計亦左已至正壬辰廟堂大臣言於上即畿內開屯田深惟甸民不長於水畊而味於種稻也於是毘陵徐元度由泉賦提舉出使江南召募江南有貲力者授之官而俾之率耕者相與北上未幾而畢集夫田作蓋民之所天故成周有天下豳雅之陳不惟其他而惟切切



於衣食宜乎登歌雅頌之不敢少忘故能歷祀八百與夏商比  
隆也秦起號富強蓋其民不斲則戰漢以孝悌力甲選士故其  
得士為多趙充國平西戎建置屯田邊費為省降是莫不以屯  
田致富強也然水有順逆土有柔堅或者謂北方蚤寒土不宜  
稻然昔蘇瓌芝嘗開幽州督元蓆陂矣嘗收長城左右稻粟矣  
隋開皇間長城以北大興屯田矣唐開元間河北河東河西隴  
右屯田歲收尤為富贍由此言之願農力勤情如何不可以北  
南限也然吳下力田之氓一旦應召募捐父母棄妻子去鄉里  
羈棲旅泊欲其畢志於耕穫雖歲月不甚久然亦必使之有室  
廬井竈有什器醫藥略如鼃錯屯邊之策庶乎人有樂生之心  
無逆旅之嘆此則又在乎元度轉其情而聞之廟堂 聖君賢  
相方愛民如子之時元度之言行且將用之為田畧用之為農

大夫其進頌於朝者亦將與思文后稷克配彼天之詩相表裏  
余老矣尚庶乎其或見之

送牟伯愚序

故宗金紫光祿大夫端明殿學士蜀人牟清忠公以直道正言  
疑立理度兩朝是時閹官方竊寵而公言之不置遂貶姑熟至  
今脫靴返棹圖清風勁節照映千古繼而提刑先生風範學術  
又與清忠相丙煥江南入版圖 世祖皇帝擢宗名臣躋顯要  
而先生與邑人耻堂高叅政矢不屈先生兩子長為主簿君誠  
甫先生是也季為治中君景陽先生是也若主簿君之博學雄  
文治中君之言行政事皆海內所推重今伯愚在治中君為長  
子以門蔭初授震澤巡檢遂辟掾浙東元帥府用年勞陞授福  
建鹽運司知事讀書績學稱為簪纓家子孫治中君向以文獻



世系年甫冠遊京師諸宗工鉅學若閻承旨以下莫不推獎愛重時李丞相對固欲屈公出門下公毅然不從由是堙鬱建晚雖迴翔下僚而剛特節槩不少挫抑伯愚能世其業上繼其前人且將躡柄用矧治中君知舊尚多存者伯愚行矣武夷山中杜徵君先生年已七十餘矣其道德方為聖君賢相所歆慕治中君無恙時平生友契先生其一也伯愚道武夷幸徒步入山望先生下風以致拜焉則夫所以治官治身者先生且有以語子矣豈但施之塩筴而已哉雖舉之天下可也

送岳季堅序

物不能寢盛而不衰故君子之於物以其外至而不可容心以去留也柱是等之如變滅之浮雲如散聚之埃壒絜不少動於心至已之得於天而見於言語行事之間者則必兢慎畏惕罔

敢斯須或恃之是以君子頽已恒重而顧物輕良以此也昔者義興岳氏由其前人銖寸積之至於漢陽君而始大方宋內附初漢陽君以其所學游公卿間尊彝壘鼎書榮琴瑟其辯博賞識既足以駭動一時然必本之以忠厚之懿美濟之以封植之久大故浙以西人字君曰仲遠而稱之不容口數十年來漢陽君物故岳氏竟爾銷謝而不復能有其家矣名榆字季堅者君之字子也季堅於諸子最警敏嗜學君喜其有夙成之資不惟延師教之至使裹糧負笈以肆其討論之益茲欲北游京師人訝其衣褐無寸贏亦何所挾而其然有事於數千里之外哉季堅曰先人由布韋登仕版其言行歷有可傳世而垂後者懼將泯無聞也吾將掃文儒先生之門庶幾委雄文勒貞石所謂發幽光於朽壤慰孝思於無躬吾豈辭不肖而憚夫貧哉於其行



所交各賦詩送之而其復瀆之以衰盛之端莫匪外物若夫脩身以俟命雖已嘗熟聞然迂拙所聞僅若是故不愧強聒而告焉異時季堅能以所學致光顯亦豈能外斯言耶

贈張從善序

予嘗至毗陵過所謂小東門者寒水如帶縈城北流窄迳踈籬民居雜出町疃間其傳城已近而物景甚於墟落蓋更六七十  
年矣而民氣未復兵禍之慘如此哉張君從善甫其先府君嘗  
錄事其郡內為常之民掩骸骼奠居室常人德之故挽君居之  
君仕既廉慎華門草屋稻畦蔬圃僅比下農夫之家而君居之  
不厭上以奉親下以教子其親與君皆終於是從善以其樂之  
也乃復葬於是而從善亦已老矣聞從善壯盛時喜讀書善騎  
射錦衣繡褱眉目如畫游燕趙間觴酒微醉箕踞吹洞簫間持

如意起舞聞者服膺觀者屬目中朝貴官多父祖交契用是辟  
樞密院譯吏日從親賢出入禁近其睫密清光目聆玉音願一  
時榮幸自謂剖符列爵無難者安知疾疢中作其堅志強力竟  
爾銷謝於是南歸以奉其親而今則遂老也士遇不遇命也要  
觀其所持循者如何耳從善時策羸馬入城府顯者無不舉  
鞭揖從善徐按轡去常民之老間有指從善而言者曰是吾故  
錄事君之賢嗣也事其親孝治其家嚴而交其朋從以信者願  
今貧且老而其所守益端若而人者豈獨吾常民之望哉蓋幾  
於孔子所謂善人也已余聞於常之人已若是及審於朋從又  
若是朋從或者其徇也若常民之老巷言而野議夫豈有過情  
哉於是據其言為之贈

贈卞宜之序



魏武得國雖不仁然奪神器於群盜之手則亦庶乎其可也司馬氏用其狙詐以覆魏僅一傳而天下遂亂崩披播蕩奄南服非惟外寇迫辱無已至於其國亂臣賊子日相尋於干戈當是時主勢降乎上國體頽乎下不有忠義孝弟之君子惡能有其國乎若卞忠貞是已世知忠貞父子皆死於賊名章汗青廟食百世然不知忠貞攷奉國動以身教故其時自放於禮法者畏公而不敢肆推波而助瀾者憚公而不敢為典午之民能復有國者繫公之力是賴豈特温太真諸人哉史言公墓遭發肌不變指爪復生忠義之報顧若此又豈惟廟食百世哉千有年之間世態起滅空花浮雲槩不足道若公之子孫則尤有之裡當世者余得宜之馬宜之以建德路錄事司判官未任而改辟吏部水庸田使司其清慎而好學疏通而能文非忠貞子

孫不能爾也吏秩滿考吳人士以宜之吏水曹有能稱圖欲章其德美也莫若形之言余於是復得其家世焉淮安路山陽縣則其世以儒而占籍者至宜之大父嘗為嘉興路安撫使後陞廣州等處總管逮其先君子皆以游宦寓浙西今宜之以年勞且將躡向陞進天將厚忠義之報則宜之赫然為世用若然則忠貞公之德業豈但顯著於晉室而已哉吳人士既相率賦詩以贈之而授為序首簡

送楊季民序

古者民恬安而志分定故雖一車也而輪人之志在合於規圜有不暇志夫輶人之如屋梁也一車之製不遠而猶若此矧農夫商旅各有所志之事乎由此觀之民生其時異言有誅異服有禁所以養其恬安而定其素志者豈一朝一夕之故先王之



造士也雖皆教以六藝然學易則於太卜學春秋則於太史學禮則於宗伯學樂則於瞽宗惟詩與書得通授更秦而先王之道廢漢興六藝殘缺士各以其所便者為學然猶謹守師說而號稱專門夫六藝尚矣姑即詩言之風雅正變雖不同而舊章民風形之詩者方巡守也命太師陳之以觀民風然後采而錄之夫采之者有官而侵官有誠自詩定為三百篇采詩之官廢久矣而况漢更魏晉以迄于唐其為詩情聲節範亦皆屢變而不同大槩世降俗漓其聲容未必得其情而情聲之實亦時可以槩見其人矣昔孔子不以論篤與人然言本心聲自不容偽江西楊季民氏自其上世皆工於為詩然閱其聲光不少用於世乃自以樂於大山窮谷間至季民其詩益工其窮益甚而其志益堅季民學富而詩工非不可心塗以求顯也蓋其志分定而心恬安也於是其父兄師友相與言曰楊氏工於詩數世矣其工於為詩也期合於古人非求知於今人也雖不求人知而不可以不知也乃屬季民沿江入浙而遂留於吳者幾一年見人所賦詩一篇一什輒皆采而錄之其告之曰官不采詩久矣而父兄師友屬之季民者豈特詩之美惡高下哉舊章民風與古雖殊然皆先王之澤也先王之澤未泯尚於此見之則豈徒傷今而思古哉季民之婦也發所采之詩而讀之其感發而懲創者端可以知人乎因言以知人因人而論學昔者商賜可與言詩而遂有補於世教非夫季民父兄師友尚誰望哉

贈李憲僉序

昔殷太師以洪範授武王已而太師受封朝鮮朝鮮之民被其化遂成禮義之大國周之衰聖人道不行於天下之廣限聖輒



而不可往者則曰吾欲居九夷得非聖人睹中州之澆偽而有  
慕夫東方之俗歟隋煬帝逞侈心以為高麗冠帶之國也舉兵  
征之遄致大禍唐太宗指麾則中原清顧盼則四夷服其征高  
麗也所料與其國對盧之言僅脗合由此觀之則高麗之為國  
其人才未易量也 聖朝承平日久海宇晏然夫何三四年來  
守令失撫字民為寇攘至正壬辰春海寇燒劫嘉定崑山而得  
朝鮮李公分憲吳下深惟吳乃財賦所由出實國家東南大藩  
屏苟城隳塹湮無以禦盜於是謀於守臣而經費方不給公乃  
集衆議廣衆思斟酌民貲厚薄多寡量城丈尺而分築之蓋城  
周四十餘里高四十餘尺費以萬計為役可謂大矣况民不可  
與慮始故築甃之初謗詛毀恨莫究由來而公恬然一弗聽矣  
埃赤日揮汗如雨暑弗少憚巡察城上下以稽工役勤賞怠罰

威行惠敷杵楨齊集矩度整截雉堞森然儼如金湯百工甫畢  
而紅巾賊起矣始犯錢唐次及吳興毘陵京口相繼殘破而耽  
耽吳城獨克完峙於是吳之民乃始驩忻悅懌變嗟怨為言笑  
易嘆恨為謳歌以為中吳非公繕完城池亦且摧陷鋒鏑肝腦  
塗地莫知其所以也感公恩如父母戴公德猶更生而公亦釋  
然自喜自慰當傳聞警急時晝夜身巡市里累旬弗懈雖有穴  
墻鼠狗亦皆革化故吳民獲奠枕安寢者伊誰之力哉若公推  
憲平允揚清激濁不茹柔吐剛而使姦邪黠猾之攝伏此吳民  
於公當尸而祝之於社雖有世不易者也公名朶只字仲善朝  
廷錄是功特進重位登廟堂而銘勲業於旂常者應自茲始云

送漕府李侯北歸序

燕自召公啓國其世系與周始終世言燕趙多悲歌慷慨之士



夫更聖賢之所過化其習俗之懿美人士之傑特豈但悲歌慷慨而已哉國家肇興朔漠定鼎燕都百餘年來燕人士以其才用內而廟朝外而郡國蓋多魁竒偉特之士第余不辰生長錢塘湖上南遊止于婺北遊止于揚重以狷峭與人不能苟合故於當世顯人罕有識者然以先隴在吳也僑吳逾三十年矣孤貧人所厭賤益與世無聞向年劉公德之來貳水司已而吳公仲常來守郡治二公皆燕人皆忠厚惻怛有長民之道不以予無似辱相過後後皆北旋徒企仰望今春李公仲賢父亦燕人以湖南憲使來尹漕府一日歎余室謂予言曰得子姓名於文字間久矣發京師之日國子祭酒宛丘趙子期念子之貧也以子托之我庶乎涵煦之然自料無以振子也奈何自是獲與公時往還公為人忠厚惻怛與前一公曾弗少異每見談經綸史

無雜論荷所以慰藉者至矣公嘗謂予向持節河南有吳彥輝者尚無恙子所為詩文常見於其家子與彥輝雖顯晦不同要皆不辱予交者予謝不敏何公自春徂夏以疾作遂不樂居吳乃以秋七月望買舟北旋余辱公知契也問何行之亟公曰漕府職任重範銀為印章治金為符節各道憲雖尊嚴貴重曾莫之及每春夏運畢優閑無餘擾使予悠然養疾于此豈非幸欤然官轍未嘗一日而南今南來失調若是不自解去一朝誤饗餼則先人忠惠侯之澤尚何託乎於是公於梁溪之上而為言曰今聖君賢相用賢如不及况公中朝老成德望重海內天子是毗公卿是師固無疑矣然獨於予竊有感焉蓋燕人士臨莅吳下者忠厚惻怛藹然也祥風慶雲三十年來前後僅三見聞劉公已告老於朝吳公今為西臺中執法生景仰舊悰因公



而竊得以問焉亦庶乎曩時門下賤士之意也

送張同知之官嘉定序

吳為澤國獨吳縣為有山峯起以環其區蹴烟浪多至七十二峯初子胥未入城吳猶宮於靈巖更今二千年故宮陳跡尚多存者登臨探討感念今昔未嘗不令人惻愴興懷也縣令張君德常係金壇文獻故家蚤以才器知名江表奉其嚴尊避地來吳未幾徒步起家為縣丞縣遭隣境失守民心惶不安君雖丞其所以撫恤之者逾於尹聲蜚實章遠陞縣尹使為尹承平時猶斤不易况軍旅殘破之後乎德常之尊已老白首移孝以為政於一邑其惠及民者真所謂息黥而補劓生死而肉骨無媿於古之人於是民氣稍復完今茲五閱寒暑政譽洋溢用年勞陞授嘉定州同知夫既尹大縣民戴恩德自宜守一州然猶任州佐於海隅者千尋之木棟梁之具昭然匠石養之而未之顧者期望者大也早晚施之用且將柱明堂支清廟凝然荷萬鈞而無少隳斲矣吳人士分題賦詩以送之而屬其為之序

送岳山長序

宋禮部侍郎河南尹肅公紹興五年以崇政殿說書召其辭至二十然後出蜀見天子久之辭行在所居於吳之虎丘已而入越卒捐館越上於是吳越皆建書院祠公歲時丞嘗立學官置弟子負至元仍紀元之四年義興岳君德操絲縣學教諭改授紹興路和靖書院山長行有日矣某嘗館于其長兄漢陽君之家見其家丘園室廬篁樹封植莫非數百年故物也人言其完盛時延致名德鉅儒讎校羣經鉅諸梓且訂定音訓傳各經以傳海內海內號為岳氏九經於時德操父兄子弟褒衣大帶



譚詩書說禮樂自浙以西推雅尚好脩之君子必曰岳氏云十  
餘年間德操諸兄相繼論謝重以有司誅求賸剝而一家無復  
曩時之彷彿矣德操後諸兄出登仕版人世消長榮悴不足言  
當觀其所存者何如耳古之君子論天下士直論其人而不論  
其區成敗得喪良有以也今德操聞於父兄師友者不以舊所  
齎而存則夫今之所存者動心忍性日增其所不能則其為學  
視昔有加已矧茲往長肅公書院昔者肅公處患難之極更貴  
顯之驟然不少動其心而直以道任於己今其遺書具在德操  
善讀其書而學焉吾知德操益有以驗乎其中之所存者不系  
乎其外之盛衰而學肅公也不難矣於其行書以識別

送方學錄序

元統三年番陽方信可來為平江路學錄朔望與教授參講人

見其槩度之習於禮也見其講討之根極於經旨也骯髒而不  
群委蛇而能文固以異於衆人也未幾教授坐賅除名學正又  
缺負於是信可攝學事吳學田歲入恒數千使善弥縫當与穴  
鼠窟狐爭肥腴信可則不然日坐齋稽經考史糾錄學之弟子  
員昏明勤惰而策勵之稍暇則從老儒先生質疑就正它則泊  
然不以豪髮汨其心人皆曰是處脂膏而不自潤其為計亦疎  
矣信可聞而笑之至元丙子陞官於信為之言曰番舊多名德  
大儒信可所學與守固宜有以異乎衆矣上饒祝君有道士也  
信可為博士誠能降心以問學祝君則其所學與守又不止於  
今日而已也信可行吳之士相與賦詩餞之而屬其為之序

鴻山楊氏族譜序

江南歸職方浙西為故宋內地豪宗鉅黨以自附麗于昔者不



可謂不多也六七十之久太平之澤涵煦而生植者豈異於昔哉然其間衰榮代謝何有於今日人事之虧成天運之更迭非惟文獻故家牢落殆盡下逮民舊嘗脫編戶齒士籍稍覺衣食優裕者亦併消歇而靡有子遺若夫繼興而突起之家爭雄長於壟畝之間彼衰而此盛不為少矣苟以詩書之澤德義之舊栽培涵煦於數十百之久則有間此所以不能無竊嘆也欤無錫東墟有山曰鴻山相傳漢梁伯鸞隱之而得名其西來與所謂奚山崇山相起伏委蛇淺狹非有邃谷層嶂也其東有楊氏者世居之蓋自其始祖處士伯璿君占籍焉由處士迄今弘敞適三人茲三人有子尚幼然由其子以上溯于處士八世于茲矣今其子孫可以推知者八世耳若以上堆阜林薄但知其為祖宗墟壟然莫究其幾世幾年也士服勤農畝且耕且養暇而

琴書咏歌自樂願雖長才秀民多自老於田里夫既置通顯而安嚮晦則所謂譜系符籍言行簿錄傳示來世者或有或無宜不以之而繫心也况更亂離兵戈逐感尚何有於言行簿錄譜系符籍哉天下鄉平人知門地為可重至有遠冒仕族以眩耀於誼屬者古猶不免而况於今乎夫它宗冒光華者固可醜矣若深自退晦而昧前人之緒業使泯與草木同腐非不孝之大者乎此楊氏族譜所由作也夫服五世則親盡今推而至于八世而尤念其初蓋其初一人之身也由一人之身蔓延既久而至于不可考惧後之子若孫復失其傳如今日則其宗與祖不幾於昧之乎此楊氏族譜所由作也楊氏自處士君四傳而至餘干州教授其家始益大故譜之詳自教授君始嗚呼易代改卜物之囿乎其間者寧弗隨之變遷哉故六七十年来代謝更



迭何異於霏烟浮雲起滅萬狀要無足恠者頌獨楊氏室廬立  
園書冊一皆具其前人之所封植而其子若孫寶持而有之者  
雖更數十百年之久而手澤宛然若新謂非積善之家其可乎  
予嘗客其家事得於目擊者非妄私既為族譜而予為論列焉  
庶幾為善者有所勸也夫

沈祖母王碩人壽九秩序

子於父母其屬近其情昵其息致故彼此之分顯易以敷施而  
人情之所以感發而嘆詠者亦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又曰陟  
彼岵岵瞻望父母與夫堂構眩穫又皆屬於父子至謂生之膝  
下以養父母日嚴凡此聖人皆係乎父母之於子而祖孫不與  
焉若孫之於祖情非不昵也息非不至也聖人設教忠厚之至  
豈不欲引而近之然其等威隆殺自有不得而同者原大尊親

不以遠而可踈也不以近而可褻也故曰尊祖曰敬宗曰穆族  
職是之故孫之於祖其養當益厚禮當益嚴情當益致然自書  
傳之所紀載孫及養其祖者蓋甚寡由是李令伯遂著名於不  
朽也吳人沈君仲說自其先府君不祿于今若干稔矣獨其祖  
母王碩人綜理家事鞠育仲說以迄于成人今仲說年四十餘  
不惟讀書績學度越流輩至於履踐之素言行之實無一不求  
合古人欲所以奉其祖母者養食飲溫清起居定省畧弗異乎孝  
子之事慈母也今年至正庚寅碩人壽登九袞九月廿九實其  
生辰仲說具酒張筵為碩人壽凡親舊里隣畢集于清樾堂先  
桂夏天子賜高年帛碩人以九十頌雙纁仲說用製衣碩人  
碩人雖屆期頤而神觀澄澈睹其孫與婦復領曾孫拜于前而  
親舊里隣無不拜相次進酒為壽以為世所罕得同郡錢伯行



天台陳敬初輩咸奉詩以慶而予後至衆靡以老謬俾序於  
端夫人之所以事其親者豈不欲致其養然未必有能享上壽  
而康強也使誠有之又未必如仲說能養其志而不衰也然則  
天將報仲說者有子有孫皆將如仲說碩人雖老矣行且見之  
沈氏其不昌大矣乎詩曰孝孫有慶此之謂也

祈晴有應序

平江於三吳地勢最卑濼遇雨暘時若歲乃有秋一或霖潦兼  
旬則淋為巨浸故宋法慮民之嗜利戒民不得圍裹成田慮積  
雨為民害縣令至以係衙內附後務田租歲入之多而其所以  
憂水為民害者寢不復講 國初嘗立都水監近又立庸田司  
歲預勒守令必具狀秋收有成數而水旱不卹也於是農始告  
病焉至正甲辰春連綿雨雪占歲者云春雪多霖潦之地也巳

而積雨至夏五月弥日兼旬屋漏床如建瓴曾不少止上下原  
隰漫湧白波而農告悴秋將失望矣吳人周君玄初玄妙觀道  
士也人素稱其精於道家法時郡守吳陵馬侯國瑞暨闔府僚  
屬皆屬意於周君請用其法禱于天且每旦即東門以拜日暘  
雖雨勢遂止猶氛翳四塞乃復致懇於周君能嘘呵雷風策殺  
將吏若有神物從之者於是馬侯躬致香幣伏俯壇下周君若  
將宣其誠以達諸清都而籲諸上帝者由是頑雲倏消長空一  
碧曜靈赫然而官吏士民咸以手加額謹忻頌曰使積雨不解  
民其為魚又何望諸苗稼耶勢甚可畏微吾侯輸誠微吾周君  
引以格上下神祇則是淫霖何自頓收義馭何自朗霽陰霾登  
廟溼暑清暘薰風南來物有生意四郊萬姓驩聲如雷侯思所  
以勗君之道法非文學不能也乃俾作祈晴有應序以贈之



送周鍊師序

宋季蜀人鄧尊師號山房先生者以其教法顯於理度兩朝宗  
既內附尊師樂吾吳之風土以其橐中齋建會道觀于吳之東  
城下時尊師蓋已老夫而神觀恬謚能言宋季遺事 國朝名  
公卿如胡紫山雷若齋閻子靜徐子方諸公相後先以人望秉  
憲節戾止吳下往往尊師聽琴賦詩日必載殺核具酒若燕談  
尊俎間以共適方是時吳之文獻故家尚多存者魏冠大帶稽  
今考史而尊師以方外老宿從容其間至今倡和之卷軸往來  
之篇翰雖更遺落而觀之道流尚能歲之多不下十數百首向  
年某嘗陪中丞曹文貞及曹尚書克明郭運使子昭避暑觀之  
廡下皆相予伏讀而乃復拊卷嘆息至於文貞又親炙諸公言  
曰是諸公者先後奄逝迨今四五十矣風流文采未或逮泚至

至於余亦復老白首人世遷謝乃若此哉俯仰數十年文貞  
館毗陵曹郭二公相繼謝去然則人之生也將何而不老哉鄧  
尊師之孫周存中鍊士者乃以至正四年春捧教劄將往崇明  
州住持仙道觀鍊士既為山房先生之玄胄則其玄學之妙槩  
可想見矣故述其祖之高風亦稱人之墮本之父兄師友之意  
也序成吳之人士賦詩而送之者凡若干云

送徐尊師序

中吳城而處有道館曰玄明始予過之間琴書聲未始異之也  
後屢過之皆然予始洒然知吳人徐養吾鍊師授業於是時予  
方盛年而養吾亦甫冠每揖余坐語方曠廣穎端毅厚重已如  
老成人問其所讀書則曰內聖外王之道也夫豈易言哉今幾  
二十年養吾以葆鍊為事伸完而体紓氣潔自頂出如蒸炊若



予則憔悴頓劉須髮盡白而老甚矣去年養吾由道秩陞任常  
熟州之致道觀今春歸省其親於吳得一再見既已異其神觀  
乃即而扣之焉鍊師曰古之博大真人既立內為精而物為粗  
矣其樂於內者千聖一致也萬年一瞬也由乎中出者外而應  
帝王亦其粗者耳而况於世累乎予曰形上之道形下之器本  
末一致則聞之矣曾何精粗之謂耶鍊師笑曰是豈區世儒所  
能識也吾居致道觀仲雍故墓在焉朝登山巔觀日出夜聽松  
風撼山作海濤每援琴寫之冷然八表也子能從我乎予不能  
詰乃作招鶴辭送之今春則至元仍紀元之六年也詞曰  
仙之人兮跨鶴以遊六翮一舉兮瞬息乎九州蓬島之是往兮  
聖真之與儔招之不来兮使我心憂海虞之山兮瑶草稠徘徊  
飲啄兮雲澗之幽吾將聽誦蕊珠兮得相羊於暮秋

送初上人遊方序

吳人奉佛自蕭梁有國時塔寺像設遍江左而吳尤夥焉吳以  
水為國滙其腹者具區區別派而湖者曰陳湖當淞江之南大  
浸幾四十里濤波盪天而其北烟林蒼翠出洲渚之上者磧砂  
也砂有積藍曰福嚴創始於國朝至七間飛樓傑閣視城甲刹  
畧不少讓其徒居之既研精於其教法又復購吾儒書數萬卷  
自六藝經傳子史百家之言每延儒之老於文學者日講肄之  
俾其徒知仁義道德元與其學不相悖戾所以開明其心為至  
有翹楚傑出者則本元初上人初尤工於詩以其所學出為大  
方之游非惟其教之尊宿愛其為法器至當世宗工鉅卿若承  
旨長沙歐陽公侍講金華黃公脩撰晉陽張公博士浚儀段公  
皆與其進而不可拒也故學士豫章揭公應奉清泉陳公尤所



獎與若予則疵賤老朽浮沉里巷間初何所取門至再不厭且  
出詩文一編讀之皆前數君子與之篇什雄辭奧旨溫然而玉  
質金相者在他人一二固以多茲何其富耶初不以予無似若  
將後容講學如前數君子後游以質疑予為言曰古之君子出  
處不同言行亦異至其不悖乎聖人者曾不少異也儒弗爭久  
矣儒辟佛者睹儒從佛輒揮呵詈斥然不思均之為儒言行出  
處尤自不得而同也而况於好學惡異尚哉前數君子皆於佛  
無間然若予尤非敢徼福於佛者言行雖不敢同數公至其出  
處則甚異矣出者方貴顯其言足為初輕重若予何所取初求  
之不已哉大江深林江湖寰宇顧豈無其人哉初行矣復求其  
人而學焉學成而歸之日其有以語我

僑吳集卷之八



2

